

• 王雲五主編 •



蒲松齡年譜

著 樵 景 張

行印館書印務商灣臺

人



三三三

張景樵著

蒲松齡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叢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前記

「蒲松齡年譜」初稿，草於數年之前，原稱「蒲松齡事蹟年表」，粗率殊甚！爲期省筆節紙，故縮爲文言。當時尙有「聊齋志異原稿考證」一稿，與此相輔，均自視爲讀書札記之類而已。迨此稿稍具雛形，即送求師友評閱，期有斧削，然後謄清。不意在傳閱之際，承友人好意，逕易今名，介紹於東海大學「圖書館學報」先後披露（五十七年五月刊第九期及五十八年十二月刊第十期）。自顧簡陋，有實不副名之憾！今復有機緣，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刊行，廣向社會請益。惟亦未遑增刪，而仍以蓬首散帶之原形呈現，固由疏懶，亦力有未逮也。

×

×

×

此稿採擷時事一項，頗病蕪雜。其用意已於「叙例」中述之，茲再略陳原委，亦藉以明余師心自用之過。蓋蒲公生當明清鼎革之際，前人有喻歷史爲「相斫書」者，固非真諦，而明清之際，竟是我國中原民族與邊疆民族相斫之悲劇時代也。吾人可於蒲公遺著及史料中，略知其人沈浸儒家思想，服膺「春秋」尊周攘夷之義。又知其人，願仕進而不能與世浮沈，應科舉而厭惡八股時藝，故所向皆左，殆亦爲悲劇人物也。憶章學誠云：『人知離騷爲辭賦之祖，司馬遷讀之，而知悲其志。』此語對余頗有啓示。因思當時定有若干時事，足以震撼其心胸，困惑其情思，進而

影響其著述。故對於此項史料之選擇，除大事標示世局外，乃注意下列三者：(甲)抗清事件，(乙)文字之獄，(丙)科場之獄（考場舞弊案件）。茲爲便於檢索，將譜內所載較重要之三類事件，摘列如下：

(甲) 抗清事件

①順治三年（一六四六）

山東省高苑縣謝遷舉兵起事，次年陷淄川縣城。

②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

鄭成功兵圍南京。旋敗退。

③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

山東省棲霞縣于七（名樂吾）舉兵起事，遠近震動。（是年

鄭成功取臺灣。）

④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

吳三桂起兵雲南。討藩之役起，歷時八年。

⑤康熙二十九年（一六九〇）

征噶爾丹之役起。（至康熙三十六年始平。）

(乙) 文字之獄

①順治十八年（一六六一）

哭廟之獄起。金聖歎等十八人死難。

②康熙二年（一六六三）

莊氏明史獄起。莊氏全家及吳赤溟、潘力田均死難。

③康熙六年（一六六七）

沈天甫詩獄。

④康熙七年（一六六八）

顧亭林繫濟南獄，半年始解。

⑤康熙五十年（一七一）

戴名世南山集獄起，康熙五十二年處死。

(丙) 科場之獄

① 順治十五年（一六五八）

治科場獄。吳兆騫被處戍邊。

② 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

順天鄉試獄起。考官李蟠、姜宸英俱得罪。

③ 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

治江南科場獄。考官趙普處死。

以上各項事件，偶可於「聊齋志異」中透露其消息。如「宅妖」一篇，述及謝遷之變，爲近在閭里之事。「公孫九娘」、「野狗」、「秦檜」等篇，均述及「于七一案」，並未加貶辭。而「三朝元老」一篇，乃針對洪承疇招撫江南之役（順治二年至五年），嘲罵貳臣，其寓意可知。「大力將軍」一篇，述及明史之獄。「于去惡」一篇，述及「文場事發」，即科場之獄。雖均寥寥數字，而有弦外之音也。對於其他事件，縱未見諸筆墨，而風波所及，其感受刺激，則可斷言。復次，在此一時期，讀書人之反抗代表人物，厥爲顧亭林。顧氏曾繫獄濟南，已如上述。蓋彼時伊屢次徘徊山東，接交魯人張穆若等，並於康熙四年，置田於章邱。最後入秦，乃逐漸消聲匿跡，其棲棲遑遑之跡，亦足詠歎。故對顧氏行藏，漫加記載。此外如順治二年，清廷始下剃頭辮髮之令，康熙元年，詔禁女子纏足等事，因與習俗有關，當時頗引起民間反感，（如王漁洋即曾在條陳中列入請寬民間纏足之禁。）故亦記之。凡此情形，均嫌枝蔓，而未及盡述也。

×

×

×

蒲公一生遭遇，其烙印最深者，爲考場失利。自十九歲入泮，一度鷹揚，至垂暮之年，始爲

貢生（秀才之優等）。按清制，鄉試期在子、午、卯、酉之年，即三年舉行一次。計自順治十七年（二十一歲），至康熙二十六年（四十八歲），其間歷庚子、癸卯、丙午、己酉、壬子、乙卯、戊午、辛酉、甲子、丁卯等年，應有十次考期。蒲公應考詳情，已難稽考。僅知數度赴郡，最後一次應考爲丁卯之年，其未知者，闕略待考。

「聊齋志異」中之可以印證個人史蹟者，如「折獄」、「胭脂」、「蓮香」、「狐夢」、「花神」等篇，偶記載入泮、南遊、及館於畢氏家之年代與關係人物，頗有史料價值。

譜中徵引文獻，可資窺見譜主性情及家庭瑣事者，有下列各篇，至堪注意：（一）「與王鹿瞻書」（年譜二十歲條），（二）「上孫給諫書」（年譜四十五歲條），（三）「元配劉孺人行實」（年譜七十四歲條）。緣受函者王鹿瞻，爲詩社友侶，觀函中所述，可知其人爲「懼內」之典型人物。如檢讀「江城」、「馬介甫」等篇，則知其取材之源，若有蛛絲馬跡焉。孫給諫，即孫惠字樹百，曾以縣令延蒲公爲幕賓者，後升京官戶科給事中。此函中歷述其家奴僕役，魚肉鄉里，忠告無隱，最足表現蒲公風骨。劉孺人行述一篇，乃蒲公家庭生活之縮影也。文內所述兄弟析產不平之事，尤爲一創痕。而其大嫂之悍態，亦隱然欲現矣。

x

x

x

「聊齋志異」一書，爲蒲公代表之作。今欲尋繹其著述風旨，仍當以此書爲中心。據傳此書原名「鬼狐傳」，憶蒲公有詩句云：『鬼狐事業屬他輩，屈宋文章自我曹。』如果有是稱，則已

含諷刺之旨矣。再試觀其「聊齋自誌」，一則曰：『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再則曰：『集腋爲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其感慨奮發之意，已可概見。結語曰：『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此句源於杜甫「夢李白」詩：『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山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其深情摯意，更是餘音嫋嫋。

歷來評論「聊齋志異」之詩文，應推王漁洋一詩，爲千古絕唱：

『姑妄言之妄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漁洋不愧爲聊齋知音。撮出一「妄」字，已點出全書爲寓言。又引喻李長吉詩句：『秋墳鬼唱鮑家詩，恨血千年土中碧。』尤覺幽然意遠。

X

X

X

「聊齋志異」在國際，今已有日、英、法、德、俄等各國文字譯本。舉例言之，傳譯最早者，英文有翟理士（Herbert A. Giles）之譯本，計選譯一百六十四篇，初刊於一八八〇年。俄文有阿列克塞葉夫（V. M. Alekseyev）之譯本，初刊於一九二二年。並有論文。早期譯本多爲選譯。最近而爲全譯者，日文有柴田天馬所譯「聊齋志異」全譯本，於一九五一年由東京創元社初刊。增田涉、松枝茂夫、藤田祐賢等之全譯本，於一九五八年由東京平凡社初刊。（參看年譜附圖。）戰後日本，研究之風甚盛，翻譯與論文，各有豐穫。關於西文翻譯「聊齋」情形，可參看孫楷第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一九三三年版）卷十二附錄四「西譯中國小說簡目」。

美人恒慕義 (Arthur W. Hummel) 所編「清代名人傳」(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出版) 第二冊，有「蒲松齡傳」。

余甚欽佩各國漢學家之勤墾，使「聊齋」故事，流佈海內外。而自省荒蕪，欣愧并之！

×

×

×

時至今日，人類探月壯舉成功（一九六九），遊於太空，已非夢想。惟「夸父逐日」、「嫦娥奔月」之曼妙故事，依然令人神往，並未因之減色。可見人類慧業，並行不悖。蒲公會謂：『天上多一仙人，不如世上多一聖賢。』（見「聊齋」「楊大洪」。）充此意，吾人固希望地球上多一愛迪生，以照亮寰宇；尤希望多一蒲松齡，以莊嚴「海市蜃樓」也。

庚戌端午，作者記。

蒲松齡先生遺像

(七十四歲時繪)



(五) 聊齋志異原稿之一頁

此係原稿之一頁，文字模糊，難以辨識。其內容似乎與《聊齋志異》中的某篇故事有關，但具體情節無法確定。

牀第事更奇於鬼神矣

花神

癸亥歲余館於畢刺史公之綽然堂公家花木最盛暇輒從公杖履得恣游賞一日眺覽既歸倦極思寢解屨登牀夢二女郎被服艷麗近請曰有所奉托敢屈移玉余愕然起問誰相見召曰絳妃耳恍惚不解所謂遽從之去俄睹殿閣高接雲漢下有石階層層而上約盡百餘級始至顛頭見朱門洞敞又有一二麗者趨入通客無何詣一殿外金鉤碧箔光明射眼內一女人降階出

長江集卷之八

十七

(九) 木刻本醒世姻緣傳 (省軒錄藏)

醒世姻緣傳

第一回

見大舍園場射獵

公子豪華性

律身無矩度

選妓黃金賤

招搖盤酒肆

治服紹翁餘

西周生輯著
然齋子較定

狐仙姑被箭傷生

風流浪學狂

澤口少文章

呼朋綠蟻忙

吃蛇圍園場

軍粧豹作裳

第一回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ERBERT A. GILES,

OF THE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IN TWO VOLUMES

VOL. I.

LONDON:

THOS. DE LA RUE & CO.

115, BUNHILL ROW.

1890.

(十) 之① 英譯聊齋志異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

I.

EXAMINATION FOR THE POST OF GUARDIAN ANGEL.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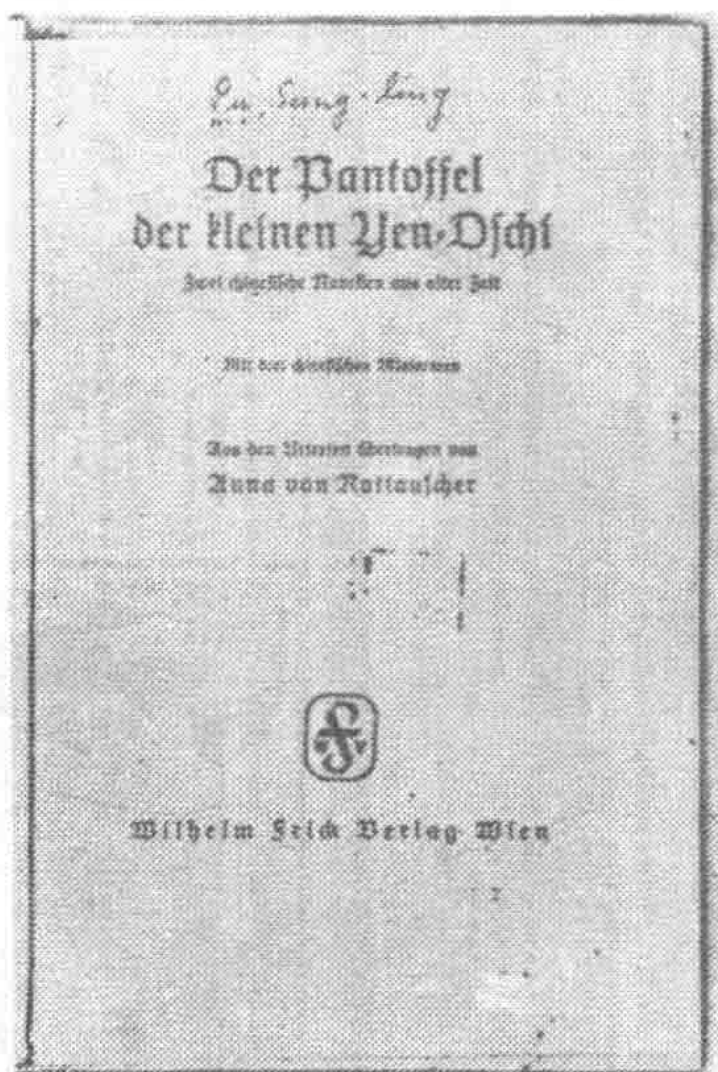
My eldest sister's husband's grandfather, named Sung Tao, was a graduate.² One day, while lying down from indisposition, an official messenger arrived, bringing the usual notification in his hand and leading a horse with a white forehead, to summon him to the examination for his master's degree. Mr. Sung here remarked that the Grand Examiner had not yet come, and asked why there should be this hurry. The messenger did not reply to this, but pressed so earnestly that at length Mr. Sung roused himself, and getting upon the horse

¹ The tutelar deity of every Chinese city.

² That is, he had taken the first or bachelor's degree. I shall not hesitate to use strictly English equivalents for all kinds of Chinese terms. The three degrees are literally, (1) Cultivated Talent, (2) Raised Man, and (3) Promoted Scholar.

VOL. I.

(十) 之 ②
英譯聊齋志異



(十一) 之 ①

德譯聊齋志異

(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十三) 之② 滿文譯本聊齋志異

(十三) 之① 滿文譯本聊齋志異

正紅旗滿洲長興祥圖

鑲紅旗滿洲慶錫熙臣泰訂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

清文

卷之二

卷之二

意是覆裳墮耳

一夜睡醒

轉側間

似有人共卧者

以故牀頭尋常不空

夜非淨三白

不能寐也

而耽飲

家不中貧

車生者

酒友

擇端聊齋志異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

正紅旗滿洲德音泰惟一

山東蓬萊穆齊賢高範校正

正紅旗滿洲孔克丹秀峯錯譯